

第二一册

方輿彙編

邊裔典

朝鮮部

青丘部

周頭部

齒部

新羅部

百濟部

三韓部

扶餘部

日本部

不屠何部

俞人部

穢貊部

沃沮部

鮮卑部

大駕洛部

不令支部

發人部

烏桓部

黑

元

元

元

元

(卷)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邊裔典
第二十五卷目錄

朝鮮部彙考十三

山海經 海內北經 海內經

雞林類事 高麗 方言

雞林志

明一統志 朝鮮山川考 朝鮮土產考

三才圖會 朝鮮圖

圖一則

朝鮮部藝文一

東夷序論

高麗傳論

諫太宗親征高麗疏

諫高宗將伐高麗疏

遺表

請拔安東表

朝鮮賦 有序

經理朝鮮事宜

邊裔典第二十五卷

朝鮮部彙考十三

山海經

海內北經

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

注 朝鮮今樂浪縣箕子所封也列亦水名也

海內經

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天毒其人水居
俱人愛之



注 朝鮮今樂浪郡也天毒即天竺國貴道德有文
書金銀錢貨浮屠出此國中也晉大興四年天竺
胡王獻珍寶

雞林類事

高麗

高麗王建自後唐長興中始代高氏爲君長傳位不
欲與其子孫乃及于弟生女不與國臣爲姻而令兄
弟自妻之言王姬之貴不當下嫁也國人婚嫁無聘
財令人通說以米食爲定或男女相欲爲夫婦則爲
之夏日羣浴于溪流男女無別瀕海之人潮落舟遠
則上下水中男女皆露形父母病閉于室中穴一孔
與藥餌死不送

國城三面負山北最高峻有溪曲折貫城中西南當
下流故地稍平衍城周二十餘里雖雜沙礫築之勢
亦堅壯

國官月六參文班七百十員武班五百四十員六拜
蹈舞而退國王躬身還禮稟事則膝行而前得旨復
膝行而退至當級乃步國人卑者見尊者亦如之其
軍民見國官甚恭尋常則朝跪而坐官民子拜父父
亦答以半禮女僧尼就地低頭對拜其俗不盜少爭
訟國法至嚴追呼唯寸紙不至即罰凡人詣官府少
亦費米數斗民貧甚憚之有犯不去巾衣但襦袍帶
杖笞頗輕投束荆使自擇以牌記其杖數最苦執縛
交臂反接量罪爲之自一至九又視輕重制其時刻
而釋之惟死罪可久甚者髀骨相摩胛皮折裂凡大
罪亦刑部拘役也周歲待決終不逃其法惡逆及置
父母乃斬餘止杖肋亦不甚楚有賂或不免歲八月

論囚諸州不殺咸送王府其性仁至期多赦宥或配
送青嶼黑山永不得還

五穀皆有之粟最大無秫糯以粳米爲酒少絲蠶每
羅一匹值銀十兩故國中多衣麻苧地瘠性產人參
松子龍鬚布藤席白樺紙日早晚爲市皆婦人挈一
柳箱一小升有六合爲一刀 以升以稗米定物之價
而貿易之其地皆視此爲價之高下若其數多則以
銀瓶每重一斤工人制造用銀十二兩半入銅二兩
半作一斤以銅當工匠之直癸未年做本朝鑄錢交
易以海東重寶三韓通寶爲記

方言

天曰漢標

月曰契 黑龍

風曰字纜

雨曰霏微

雷曰天動

電曰閃

霧曰蒙

鬼曰幾心

佛曰字

一曰河屯

三日酒 斯乃切

五日打戍

七日一急

九日鴉好

二十曰戍沒

四十曰麻兩

日曰短

雲曰屈林

雪曰嫩

雪下曰嫩恥凡下皆曰恥

電曰霍

霜露皆曰率

虹曰陸橋

神曰神通

仙人曰遷

二曰途字

四曰迺

六曰逸戍

八曰逸答

十日噎

三十曰實漢

五十曰舜

六十日逸舜

八十日逸頓

百曰醞

萬曰萬

午曰稔宰

前曰記載

今日曰烏榛

後曰曰母魯

約明日至曰轄烏受勢凡約日至皆曰受勢

年春夏秋冬同

下曰底

土曰轄希

火曰亭

石曰突

海曰海

溪曰溪

泉曰泉

草曰成

木曰南記

栗曰監銷 舊

松曰鮮子南

柿曰坎

林檎曰悶子計

茭曰質姑

雌曰暗

鷺曰漢賽

七十日一短

九十日鴉順

千曰千

旦曰阿慘

暮曰占榛或言 古沒

昨日曰訖載

明日曰轄載

上曰頂

東西南北同

田曰田

山曰每

水曰沒

江曰江

谷曰丁蓋

井曰烏沒

花曰骨

竹曰帶

桃曰枝棘

胡桃曰渴來

梨曰敗

漆曰黃漆

雄曰鵲試

雞曰喙音連查字與無此 字乃朝鮮土語

雉曰雉賽

鵠曰渴則寄

鶴曰鶴

鴈曰哭利弓幾

雀曰賽斯乃 反

牛曰燒聲去

猪曰突

猫曰鬼尼

鹿曰鹿

乘馬曰轄打聲平

毛曰毛

龍曰稱

鼈曰團

鰓曰必

蛇曰蛇

蠅曰蠅

蚤曰批勒

蟻曰蛇鋪蛇字字典無 音釋無考

主曰主

官曰員理

吏曰主事

工匠曰把指

兵曰軍

尼曰阿尼

巧曰巧剝

盜曰婆兒

樂工曰亦故多個人 子為之

鴉曰打馬鬼

禽皆曰雀譚

虎曰監蕭南 切

羊曰羊

大曰家穠

鼠曰黃

馬曰末

皮曰渴翅

角曰角

魚曰水脫剛恙 切

蟹曰慨

螺曰蓋慨

蠅曰蠅

蝨曰穠

幾曰側根施幾字字典無 音釋無考

人曰人

客曰孫命

士曰進寺 切

商曰行身

農曰宰把指

僧曰福田

遊子曰浮浪人

倡曰水作

倡人之子曰故作

稱我曰能故台

伯叔亦皆曰了查祕

兄曰長官

娣曰娣妹

弟曰了兒

女子曰漢吟

妻亦曰漢吟

男兒曰了姐亦曰同 婆記

父呼其子曰了加

舅曰漢了祕

婦曰了寸

母子弟曰大懣

頭曰麻帝

面曰標翅

眼曰嫩

口曰邑

舌曰蠅

面醜曰標翅沒朝動

身曰門

背曰腿馬末

手曰遜

肥曰骨鹽真亦曰鹽 骨易成

洗手曰遜時蛇

白米曰漢菩薩

麥曰密頭目

酒曰酥字

叔伯母皆曰了子彌

嫂曰長漢吟

男子曰吵喃音吵

妹曰了慈

自稱其夫曰沙會

自稱其妻曰細婢亦曰 旋臂

女兒曰寶姐亦曰古 音曹兒

孫曰了寸了姐

姑曰漢了彌

母子兄曰訓懣

姨姑亦皆曰了子彌

髮曰麻帝核試

眉曰疎步

耳曰愧

齒曰俗

面美曰標翅朝動

心曰心音 尋

臂曰軻

腹曰擺

足曰潑

瘦曰安里鹽骨真

凡洗濯皆曰時蛇

粟曰田菩薩

大穀曰麻帝骨

醋曰生根

鹽曰蘇甘

魚肉皆曰姑記

飲曰朴舉

茶曰茶

飲酒曰酥字麻蛇

煖酒曰蘇字打里

勸客飲盡食曰打馬此

不善飲曰日本道安理麻蛇

熟水曰泥根沒

飽曰擺咱七加反

金曰那論義

銀曰漢歲

鐵曰歲

麻曰三

錦曰錦

絹曰及

芋曰毛

幘頭曰幘頭

頭巾曰土捲

帶曰腰帶赤曰調

被曰泥不

裙曰安海珂背

鞋曰盛

女子蓋頭曰子母蓋

夾袋曰南子木蓋

綿曰實

白曰漢

青曰青

黑曰黑

粥曰謨做

湯曰水

凡飲皆曰麻蛇

凡安排皆曰打里

醉曰蘇字速

冷水曰時根沒

餓曰擺咱安理

珠曰匿戊

銅曰銅

絲曰絲

羅曰速

綾曰菩薩

布曰背

芒布曰毛施背

帽子曰帽

袍曰袍

皂衫曰軻門

袴曰珂背

裙曰裙

襪曰背戊

針曰板棕

女子勒帛曰實帶

繡曰繡

黃曰那論

紫曰質背

赤曰赤

紅曰真紅

染曰沒涕里

尺曰作

斗曰抹

車曰車

席曰登音

椅子曰馳馬

林曰林

簾曰箔

下曰簾箔

匱曰枯字

扇曰字采

梳曰苾音

齒刷曰養支

盤子曰盤

銀瓶曰蘇乳

盞盤曰臺盤

盆曰雅數耶

碗曰已顯

孟曰大耶

茶匙曰茶戊

沙羅曰成羅亦曰放耶

筆曰皮盧

墨曰墨

剪刀曰割子蓋

鞭曰鞭

緋曰緋

秤曰雌字

升曰力佳音

印曰印

船曰擺

席薦曰質薦

桌子曰食牀

燭曰火炬

燈曰活黃

恥曰囉

傘曰聚笠

笠曰蓋音

篋曰頻希

合曰合子

瓶曰瓶

酒注曰瓶砵

釜曰吃枯吃反

鬲曰辛

櫟曰櫟至

匙曰戊

箸曰折七吉反

硯曰皮盧

紙曰垂

刀子曰割

骰子曰節

鞍曰未鞍

旗曰旗

箭曰籥字與不載亦曰矢

火刀曰割刀

炭曰蘇成

香曰寸

索縛曰那沒香

讀書曰乞鋪

晝曰乞林

寢曰作之

坐曰阿則家囉

臥曰乞寢

走曰連音打

去曰匪家入囉

哭曰胡住

有客曰孫集移室延

語話曰替里受勢

決罪曰滅裂不字與底

問此何物曰設番

問物多少曰密翅易成

相別曰羅戲少時

勞問曰雅蓋

死曰死

少曰亞退

亡曰朱幾

無曰不鳥實

小曰胡根

弓曰活

劍曰長刀

斧曰烏子蓋

柴曰字南木

索曰那井又日

射曰活索

寫字曰乞核薩

榜曰柏子

興曰伶之

立曰立

行曰欺臨

來曰鳥囉

笑曰胡臨

客至曰孫鳥囉

客入曰屋裏坐少時

擊考曰屋打理

借物皆曰皮離受勢

乞物曰念受勢

凡呼取物皆曰都囉

凡事之畢皆曰得

生日生

老曰刀斤

存曰薩囉

有曰移實

大曰黑根

多曰覺合及

高曰那奔

低曰榛則 深曰及欣

淺曰眼低

鷄林志

佛龕

龜山有佛龕林木益邃傳云羅漢三藏行化至此滌齒楊枝插地成木淨水所著今爲清泉國人以佛法始興之地最所崇奉

僧寺

高麗僧住寺脩行者或犯戒律配黑白二山輕亦斥遣籍其子孫仍免受差役

僧不娶

僧娶婦者不得居寺

織席

高麗人多織席有龍鬚席藤席今舶人販至者皆席草織之狹而密緊上亦有一小團花

漆

高麗黃漆生島上六月刺取瀝色若金日暴則乾本出百濟今浙人號新羅漆

收息

高麗王於國中出債收息有陳道人曾入其國爲商云今以官奴求息神之日磨納之孫貌好者倍其收若得子則亦爲奴婢

染采

高麗善染采紅紫尤妙紫草大梗如牡丹擣汁染帛甚鮮

僧衲

高麗僧衣磨納者爲禪法師衲甚精好

明一統志

朝鮮國山川考

山

九都山 在國城東北漢時高句麗王伊夷模都此至晉爲慕容皝所破

龍山 在國城漢江之東

神嵩山 在開城府一名嵩嶽後唐時王建依此山爲都

北嶽山 在漢城府境本朝初朝鮮國王李旦依此山爲都

天寶山

在朝鮮山有舍利

馬邑山 在平壤城西南唐蘇定方奪馬邑山遂圍平壤即此

蓋馬大山

在平壤城西其東即爲古東沃沮國之地

魯陽山

在平壤城東北上有魯城

草山 在平壤城西南二十里南臨浪水

觀門山 在土山縣北縣元屬東寧路

花山 在土山縣東南

屈巖山 在定遠府城東府屬東寧路

金堂山 在黃州三和縣西北州屬東寧路領安岳

三和龍岡咸從江西五縣

政方山 在黃州境

馬頭山 在寧州東州屬東寧路

長花山 在鐵州西南州領定戎一鎮

雲山 在朔州西南

龍骨山 在龍州城東

天聖山 在殷州東北

靈山 在宣州東南

香山 在延州東南

熊花山 在郭州東北以上州俱屬東寧路

洪州山 在海中洪州建其下東有東源山產金

富用山 在洪州海中有倉穀故名俗訛爲芙蓉山

山

白山 在全州南海中有澳可以藏舟

黑山 在全州南海中有澳可以藏舟

慈悲嶺 在平壤城東一百六十里元時畫此爲界

嘉山嶺 在嘉山郡西

平山嶺 在開城府西一里土色盡赤

江華島 在國城南海中元時高麗王福庶族承化

侯據此

紫燕島 在廣州海中舊有客館曰慶源亭

和尚島 在廣州海中有葉老寺

唐人島 在清州海中與九頭山相近

對馬島 在清州海中中國牧地舊有客館曰安興亭與軋子苦相近

群山島 在全州海中十二峰連絡如城舊有客館

日羣山亭及五龍廟

白衣島

闌山島 俱在全州南海中

大青嶼

小青嶼 俱在廣州海中

大月嶼

小月嶼 俱在全州南海對峙如門

菩薩苦

紫雲苦

苦苦苦

春草苦

跪苦 圖經小於嶼而有草木曰苦俱在全州南海

中

雙女礁 圖經如苦嶼而其質純石曰礁在清州海

中

檳榔礁 在全州南海中

蛤窟 在開城府南海中山脊有龍祠

急水門 在開城府南海中宛如巫峽

川

海 國東西南皆瀕海其東水濬清徹下視十丈餘

西大海 在黃州長命鎮東流入大通江

鴨綠江 在國城西北一千四百五十里一名馬營

水源出赫靺之長白山水色如鴨頭故名西南流與

鹽難水合南入於海闊三百步朝鮮恃為天塹

大通江 在平壤城東舊名浪水中有朝天石唐蘇

定方破虜兵於浪水即此

漢江 在國城南一十里源出金剛五臺二山合流

入海江之南即古百濟國地

月不唐江 在黃州安嶽縣東西流入大海

大江 在靈州東西北入大通江

大定江 在博州城西

清川江 在安州西南流入海舊名薩水

發盧河 在平壤城西唐李謹破新羅兵於此

熊津 在國城南故百濟海口唐置熊軍都督府於

此

楊花渡 在王城西南漢江之濱各道餽餉聚此

禮成港 在開城府南通海

朝鮮國土產考

金 銀 鐵

石燈盞 有紅白二色

水晶 鹽 綢 苧 布 有黑白二色 白礬紙 狼尾筆

滿花席 草性柔折屈不損

摺扇 編竹為骨以多為貴

黃漆 樹似棕六月取汁漆物如金

果下馬 高二尺果下可乘

長尾雞 尾長三尺 蜂蜜 貂納

獐鹿皮 海豹皮 八梢魚 蠟房

龜脚 竹蛤 海藻 昆布

杭 可為酒 黍 麻

麥 松 有兩種惟五葉者結子

人參 茯苓 硫黃 白附子

榛子 梨 栗 核桃

橋 梅 竹 茶

牡丹

按朝鮮國周為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徵漢

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

浪元菟四郡昭帝并為樂浪元菟二郡漢末為公

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為高麗

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麗居平壤城即樂浪郡

地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

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

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為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為

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

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

總管府畫慈悲嶺為界本朝洪武二年王顯表賀

太祖即位賜以金印詔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

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且徙居漢城遣

使請改國號詔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

州郡縣 又按丘濬曰高麗自晉代建國至是八

百餘年始易三姓在唐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

五代後乃併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耽

羅今耽羅亦為所有其土壤比隋唐時已數倍矣

然其國頗尚禮義安分自守入國朝以來恭順朝

廷四時朝貢蓋得小國事大之禮孟子曰畏天者

保其國朝鮮有之雖然先儒有言君臣之道各欲

自盡而已彼既盡夫畏天之誠則吾所以待之者

可不樂天以自居哉仰惟大明麗天而萬方之遠

無所不燭彼夫星羅棋布之國寸地尺天莫不在

吾照臨之下而此一國者依吾賜谷之隅庇吾扶

桑之陰而其所得之光輝獨先於他國者非有所

私近故也昔者唐太宗以英武之君親駕於樂浪

元菟之境而不得志而我朝開明堂而坐受其朝

歲時節序而使幣往來會無虛月是故德化感召

之使然而亦壤域接近之故也

三才圖會

朝鮮國 洪武初王顯表賀即位封高麗國王改號朝鮮其國

八道中日京畿東曰江原本滅貊地西曰黃海古朝鮮馬韓舊地南曰全羅本十韓地東南曰慶尚乃辰韓地西南曰忠清皆古馬韓城東北曰咸鏡本高句麗地西北曰平安本朝鮮故地分統郡府州縣其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地廣物衆州縣雄巨咸鏡二道境接靺鞨東西南瀕海北鄰女直西北抵鴨綠江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其山川詳具於後

大興洞 在天磨聖居兩山之間樹木蒼鬱泉石光潔夏則綠陰蓋地水蓮花開清香滿洞秋則赤楓黃葉倒映水底真佳景也

朴淵 在天磨聖居兩山之間狀若石甕窺之正黑有盤石湧出中心曰島巖水赴絕壁怒瀑下垂可十餘丈宛如白虹映空飛雪灑紅霆奔電激聲震天地傳云昔有朴進士者吹笛淵上龍女感之引以爲夫故名朴淵

五冠山 在京畿長湍府西三十里山頂有五峰圓圓如冠故名有高麗人事母至孝居山下去京三十里朝出暮歸告面定省不少衰歎息母老作木雞歌名曰五冠山曲傳於樂譜山下有靈通寺洞府深邃山勢迴迤流水縵迴樹木蒼鬱其西樓勝簷爲松都第一

俗離山 在忠清道報國縣東九峰突起亦名九峰山新羅時稱俗離嶽躋中祀山頂有文藏臺疊石天成巖巖聳空其高不知幾丈其廣可坐三千人臺上有坎如錢其中有水混混早不縮雨不肥分爲三派流注半空一派東流爲洛東江一派南流爲錦江一派西流而北爲達川入於金邊山下有八橋九遙之

號山之兩岸紆紆開豁自此至彼望之遙遙疑其地盡而至則又遙遙如此九轉乃抵於法住寺故名九遙九遙之中一水迴環曲轉每曲有橋總八故名八橋第一橋曰水精橋橋上有飛閣人從閣中行

冰山 在慶尚道義城縣東西四十里大巖下有石穴穴口高三尺廣四尺八寸橫入五尺一寸是謂風穴又有穴在岩底直下廣一丈深可量處才一丈其下回曲深淺難量立夏後冰始凝極熱則冰堅靈雨則冰釋春秋不寒不熱冬則溫氣如春是謂冰穴

動石 九井峯下有二石特立層岩之上高可丈餘周可十圍西負山顛東臨絕壁其重難用千百人不能動搖而一人搖之則欲墜而不墜故亦稱靈石郡之名以此

青鶴洞 在智異山中路甚隘狹纔通一線人乃曲躬而行經數里計乃得虛曠之境四隅皆良田沃壤宜播種唯青鶴栖息其中故以名焉蓋古之遁世者所居類垣墉壑猶在諺傳崔致遠所遊處

浦口山 在江原道高城郡東九里高城浦有岩斗起層疊如階其上可坐百餘人岩北又有一峰皆石東望海中五里許有石峰如列屏峰下有石龍拏虎攫奇怪異常又有二石相對如人偶語石皆白色輝映碧海望之如畫

三日浦 在高城北七八里有重峰疊嶂合包而內有三十六峰洞壑清幽松石奇古水中有小島蒼石盤陀其上虬松鋪陰梨花亂開湖水明瑩可鑑非煙火食者所堪
寒溪山 在江原道麟蹄縣東五十里山上有城有

川自城中流出卽成瀑布而下懸流數百尺望之如白虹垂天自圓通驛而東左右皆大山洞府深邃谿水縱橫而渡者三十六樹木如簣上疎雲霄旁無橫枝松柏尤高不見其巔又其南峰作絕壁其高千仞奇怪莫狀禽鳥不能飛度其下清泉觸岩成潭盤石平衍可坐又東數里洞口甚狹細徑緣岩窺穴窺窺峰巒峭拔如龍拏虎攫如累層臺者無數其形勝甲於嶺西

萬瀑洞 在金剛山中百道流泉瀉出谷中其狀非一故名谷口有峰曰五人峰人言青鶴棲其限有一泓曰觀音潭潭畔崖蒼苔滑足人皆挽藤蔓乃得過其名曰手巾崖石心有凹如杵曰諺傳觀音浣處至普德窟前飛湍紫石來觸崖窾飛雪噴激晴晝欲暝石底水蔚如翠藍又數步怒瀑飛珠散雪噴薄而下其大者凡十二層其小者不可勝計故曰萬瀑洞其下曰珠淵又有一石形如龜伏潭中曰龜潭又有一潭深不可測曰火龍潭其上有峰曰獅子岩洞有普德窟窟壁架板立銅柱於外以構小屋三楹于其上名曰觀音閣拘以鐵鎖釘於岩石浮在空中人登則搖中置佛函飾以珠玉外施鐵銅以防手摸

祥雲亭 在江原道傍海有長松連十里蒼翠成陰仰不見白日松間無雜卉惟有躑躅盛開爛如紅錦叢石亭 在江原道通州郡北有數十石柱高可八九丈離立海中石皆六稜如削玉方直平如中繩墨者凡四據亭在海岸臨叢石故名諺傳新羅述郎南郎永郎安祥遊賞于此號稱四仙

嶺南樓 在慶尚道密陽府館東山腰倚郭而構三

面敵豁登覽曠然下有長江江外有大野野有栗林
蒼翠極目江流屈曲蜿蜒而長隱見長林間虹明繡
錯殆非人境其勝覽爲嶺南第一東有望湖堂西有
臨鏡軒皆極麗落萬波息笛新羅神文王時東海中
有小山浮水隨波往來王異之泛海入其山上一
竿竹命作笛吹此笛則兵退病愈旱雨雨晴風定波
平號萬波息笛歷代寶之至孝昭王加號萬波波
息笛今亡

井田 在平壤府外城內箕子區畫井田遺跡宛然
高麗國



朝鮮部藝文一

東夷序論

後漢書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
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
夜扃同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
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
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
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耳其後遂通接商賈漸
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於是從而澆異焉老

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
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高麗傳論

隋書

史臣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
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
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獷暴之風雖絲
邇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時或來王暨箕子避
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疎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
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
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都者
往來繼路或亡沒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
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
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徒格矢之貢而已乎自高
祖撫有周餘惠此中國開皇之末方事遼左天時不
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包宇宙頻踐三韓之域屢
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連不戢四海騷
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
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
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爲人莫若己不
能懷以文德遂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
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聞也然則四夷
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諫太宗親征高麗疏

唐褚遂良

臣聞有國家者譬諸其身兩京等於腹心四境方乎
手足他方絕域若此身外臣近於坐下伏奉口敕布
誥臣下云自欲伐遼臣數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
爲陛下之所立莫離支輒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

實承機關東賴陛下德澤久無戰征但命二三勇將
發四五萬人飛石輕梯取如迴掌大聖有作必履恆
規貴能克平兇亂駕御才傑惟陛下弘雨儀之道扇
三五之風提厲人物皆思効命昔侯君集李靖所謂
庸夫猶能掃萬里之高昌平千里之突厥皆是陛下
發縱指示爾聲歸聖明臣旁求史籍詳乎近代爲人
之主無自伐遼者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朝有荀彧
楊僕魏世則毋丘儉王頊司馬懿猶爲人臣慕容眞
僭號之于皆爲其王長驅高麗虜其人民削平城壘
陛下立功同于天地美化苞于古昔自當超邁于百
王豈止俯同于六子昔翦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齒未
衰猶堪任用匪惟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方今
太子新立年實幼小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旦棄
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並集大魚依
于巨海神龍據于川泉此謂人君不可離而遠也且
如長遼之左或遇霖潦水潦騰波平地數尺夫元菟
濱海途深難測非萬乘所宜行踐東京太原渭中之
地東焉可以爲聲勢西指足以摧延陀其於西京運
路非遠爲其節度以設軍謀繫莫離支頭獻皇家之
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
省納

諫高宗將伐高麗疏

李君求

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
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明王重行之也憂人
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故古
人云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
至於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漢武遠討朔

方始乎萬里廣拓南海分爲八郡終於戶口減半國用空虛至於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失彼高麗者遐方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乎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爲人父母不垂憫隱之心傾府庫有限之貲食其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既滅即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則人心不安是乃疲於轉戍萬姓無聊生也萬姓怨則天下敗矣天下既敗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爲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

遺表

房元齡

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屆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爲中國患者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陀鴟張尋就夷戮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以北萬里無塵至於高昌叛換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誅莫能討伐陛下責其逆亂弑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嶠陵之枯骨比功校德萬倍於古此聖主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觀夷狄之將亡則指期周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章翰邁

鐘張詞窮班馬文鋒既振則宮徵自諧輕毫暫飛則花萼競發無萬姓以慈惠遇羣臣有禮法褒毫髮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訴斯絕好生之德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鵲荷稻梁之惠大馬蒙帷蓋之恩降乘吮思摩之瘡登堂臨魏徵之樞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填道之新則精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識昏憤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爲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者退之義存者亡之機得者喪之理老臣所以爲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土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鼈畜之宜從闕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况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行陳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輅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椎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常爲中國害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爲愧今無三條坐煩中國內爲舊王雪恥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知足

之誠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且頌恨無塵露少增海嶽謹述殘魂餘息預代結草之誠倘蒙錄此哀鳴則臣死且不朽

請拔安東表

狄仁傑

臣聞先王疆理天下皆是封域之內制井田出兵賦其有逆命者因而誅焉罪其弔其人有存其社稷不奪其財非欲土地之廣非貪玉帛之貨人有四支者所以扞頭目也君有四方者所以衛中國也然而嬖她在手既以斷節全身復戾一隅亦宜棄之存國漢元帝罷珠厓之郡宣帝棄車師之田非惡多而好少也知難即止是爲愛人今以海中分爲兩運風波漂蕩沒溺至多準兵計糧猶苦不足且得其地不足以耕織得其人不足以賦稅臣請罷薛訥廢安東鎮三韓君長高氏爲其主誠願陛下存亡繼絕之義復其故地此之美名高於堯舜遠矣

朝鮮賦

明董越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予使朝鮮經行其地者月餘凡山川風俗人情物態日有得於周覽諮詢者遇夜輒以片楮記之納諸巾笥然得此遺彼者尚多竣事道遼遼息肩公署者凡七日乃獲參訂於同事黃門王君漢英所紀凡無關使事者悉去之猶未能底於簡約意蓋主於直言敷事誠不覺其辭之繁且無也賦曰

聽彼東國朝家外藩西限鴨江東接桑轍天池始其南戶秣鞫爲其北門八道星分京畿獨尊翼以忠清

慶尚黃海江原義取永安意在固垣平安地稍瘠薄全羅物最富繁其表也道里二千延則加倍視古也國封三四今則獨存蓋惟不蹈前人之覆轍所以獨蒙昭代之深恩也詔許建邦自爲聲教日詩曰書視庠視校士窮則辟蠹離蟲宦達則搏鵬變豹農勤稼穡技習工巧官多倣古俸則給田刑不以官盜乃荷校質遷一以粟布隨居積以爲贏用使盡禁金銀錙銖而亦較田賦以結代祇牛耕四日者乃輸四斗之租士養以類定員身寄二齋者皆食二時之稍官非三品綺繡不得文身民受一廛木麻則皆穿窄其最可道者國有八十之老則男女皆錫燕以單其恩子有三年之喪雖奴僕亦許行以成其孝王都設歸厚之署儲棺槨以濟乎貧窮鄉飲嚴揚鞭之文秩豆簋以戒其喧鬧婚媾謹乎媒妁子出再醮者雖多學亦不得齒於士流門第最重簪纓世列兩班者或匪夷則皆不爲之禮貌至若家不許藏博具祭則皆立家廟大夫乃祭三代士庶則止祖考此皆自箕子而流其風韻而亦視中國爲之則倣也凡爲城郭皆枕高山間出岡麓亦視薄環大者則聳飛飛之雉堞小者亦雄屹屹之豹關蓋自義順而歷宣川其間雖有龍虎熊骨之嶺屹惟郭山更凌乎霄漢又自新安而渡大定其山雖有天馬鳳頭之巢業而安州又倚乎潺湲郡肅川而邑順安勢皆不於原野樓肅寧而館安定地乃稍就寬闊惟彼西京地最夷曠隨勢命名是曰平壤爰自有國已高築臨水之維城曾幾何時又近移北山之巒嶂也自餘諸州壤多燥亦間有黃壤亦雜沙石惟此近郭土則黏墁形存吹澮溝塗樹

宜禾麻菽麥厥草乃無厥木乃喬葉有鳴蜩草有秀萋錦繡峰遠接龍山之兀兀浮碧樓下瞰浪水之滔滔巖摩尚餘乎石窟駝羊半棄於山腰殿餘故址松偃危橋慨往事之莫留如見現之事消孔庭設像皆冕而裳亦有青袴濟濟道旁軟羅巾幘帶飄且揚皮革鞭履底尖而方候則鞠躬進則趨踰東有其祠禮設木主題曰朝鮮後代始祖蓋尊檀君爲其建邦啓土宜以箕子爲其繼世傳緒也墓在兔山維城乾隅有兩翁仲如唐中裾點以爛斑之苔鮮如衣錦繡之文襦左右刻以跪乳之石羊碑碣駢以昂首之龜跌爲圓亭以設拜位累亂石以爲庭除此則其報本之意雖隆而備物之禮亦疏也大同既渡山漸崔巍生陽載臨路更迂迴遺營壘於松陰若古塚之疊疊望波濤於海上識洪量之恢恢成佛雄關棄石磊磊北接慈悲南臨渤澥在前元則畫此爲界至國朝乃示以無外也延津劍水鳳山龍泉環翠羣飛秀雲連寶山瑞騰金巖溜穿聖居松嶽天魔村淵開城戾止畱都在焉有威鳳遺基乘乎北麓有蟠龍舊隴出乎東阡塾神物於靈湫掛瀑布於長川閭閻萬井禾稼百慶官署亦限堂屬之尊卑廟學亦嚴像設於聖賢芹浮香於泮水芸辟蠹於遺編春風酒旆夜月管絃其民物庶蕃固非諸州之可倣而風氣固密亦非西京之可肩蓋王氏王此者踰四百年至瑤昏迷始權知國事於李氏而名高麗統此者易三四姓及且得國乃請復舊號於朝鮮也臨津濟渡坡州爰止遙瞻漢城高騰佳氣乃經碧蹄乃臨弘濟是爲王京屹立東鄙奠以三角之嵯峨陰以萬松之蒼翠北聯千仞

勢豈止壓千重西望一關路止可容一騎山園郭外橋然翔鳳之寬輝沙積松根隔乎積雪之初霽慕華館設於坤麓崇禮門正乎離位一以慰周爰之皇華一以迓會同之文軌詔至也王則哀冕郊迎臣則簪裾侍卷陌盡爲耆倪所擁塞樓臺盡爲文繡所衣被樂聲也若緩以哩篴設也亦華以麗沈檀噴曉日之煙霧桃李豔東風之羅綺駢闐動車馬之音曼衍出魚龍之戲鼇戴山擁蓬瀛海日猿抱子飲巫山峽水翻筋斗不數相國之熊嘶長風何有鹽車之驥浴百索輕若凌波仙子躡獨越驚見跳梁山鬼飾獅象畫蒙解駁之馬皮舞鸛鷺更簇參差之雉尾蓋自黃海西京兩見其陳率舞而皆不若此之善且美也太平有館鐘鼓有樓花佐國中言言道周以燕以息以邀以遊臥榻則環以八面幃屏疎簾則加以半捲香鉤雞鳴則候問安之使騎出則明夾道之騎有緝御以給使令有楮墨以供倡酬蓋敬主必及乎使而爲禮不得不優也宮室之制與華亦同其塗皆丹其覆皆甍門三重則設杯螺之炷燿殿居中乃有琉璃之青蔥堂祀殿七級之等差綺疏準八牕之玲瓏或限隔以高山則別構乎離宮大抵皆不擇乎平曠以爲基而惟視氣勢以爲雄也詔至殿庭王則偃僕世子陪臣左右夾輔展軒縣於階墀列障幕於庭宇仗齊一於千齒樂作止於悅故齊三聲於虎拜嵩呼率兩班於風儀獸舞雖音聲之不可通而禮儀亦在所取闕庭既撤賜物亦予乃叙東西乃分賓主方交拜以成禮遂假譯以傳語謂藩垣實小國之所宜而渙汗辱洪恩之覃溥滂涓涓而莫報雖隕越其何補惟日

歌天保之周詩冀遙祝日升之皇祐載詠隰桑之喜見載講春秋之禮序謂列國皆先乎王人矧清光日近乎當寧也門廡殿庭皆蹈以席賓主座分則加以襲彼章數則蚪並偃而戢鱗此織文則鳳雙飛而展翼食器也間用金銀銅鍍品物也率多海陸珍奇主獻賓一以華禮賓酢主亦用燕儀羅蜜餌數至五重潔盤堆大可尺圍每器皆範銀銅爲闌干而綴以綠珠之絡索其上皆翦羅綺爲花葉而舞以綠鳳之襍襪豆邊取美觀瞻則以前大後小爲序陳列取宜嚮背則以外高內低爲差間看羞以糝食雜醢醢以醬醬酒則醢醢以稅雖從事之出青州者殆未能與之優劣色香溢畢而督郵之出平原者遠不敢望其藩籬案排一字中覆以綃左右翼三皆陳餽半近坐一筵俟即席王乃自舉充盤諸餽遇當割臣必親操示特殺則牲皆獻心取肥甘則腸三實骨續獻則先同姓封君次乃以及政府六曹湯一進必以五碗爲數器累疊不以盈尺爲高几案不容則徹於蹈藉之席腥膻既餒乃進以澗泚之毛從官皆鵠侍於中外閭譯則俯伏於周遭蓋三燕太平也禮皆同而文不殺一燕仁政也誠益至而力益勞比予竣事東歸遄車言邁王則先出幕華列燕以待語益叮嚀而不厭禮益勤劬而匪懈荷修爵之無算辱善言之至再至誦軻書之重內繆許子黨爲皆能及引晏子之贈言自憚其才之不逮意蓋將贈予以詩句惜不爲予黨所解也乃若山川道里決月所經風物人情五日所得雖不具知亦頗記憶成均國學負山枕涯前後殿堂左右庭階官有大小司成徒有上下寄齋西京所不

能擬開城所不能偕則在乎祭不像設以潰亂徒有進造爲朋儕也畿內之景漢江爲勝樓高凝雲水碧浮鏡渡有楊花物亦繁盛萃八道之運餉爲一國之襟領最高亭俯瞰長千百濟國接聯舊境予嘗爲之放舟倚馬爲一日之遊彼亦自慶其樂事賞心出百年之幸也達巷通衢正直無曲截然蒼阿巋然華屋百家則出高牆以隔風火每室皆穿北牖以避炎煥蓋其外皆分授於官而貧富不得異制其內乃復由己而結搆惟其所欲也官府之署制亦不殊皆有堂寢皆飭廉隅樓翼欄欄梁冒侏儒館傳壁間畫塗以水墨不工之畫戶牖合處皆寫以混沌初分之圖此則未必盡然予但據所見而直書也貧壁編條素綯以完其上則覆以茅茨其空則塞以泥丸有荆棘反出簷端者有棟宇僅如困盤者此比鳳凰雖不足千仞之舉而視鷦鷯亦可託一枝之安也富則陶瓦皆甌而無序之翼東西者棟反聳出於南北塗墍皆土而堂寢之位前後者客反低下於中間門則皆循東序之棟設梯以升必矩步乃可達於堂寢地則皆畏下濕之沾鋪板以隔若跌坐則皆藉以茅菅所不可曉者家不繁豕蔬不設樊引重則惟見牛馬芻牧絕不見羊獮鮮食則蹄筌山海蔬茹則采撷江灣有至老村民而不一沾豕味者有偶沾燕賜而即夢踏菜園者與夫貧則皆葬山椒貴乃卜宅郊原此皆出殊方異俗而不必深考細論也人露總環以分貴賤童畱胎髮不問後先有甫孩提而髮已垂肩者有歲六七而角總昂然者揆其畱固以遺體當重欲其露所以戴弁皆前也民戴草帽領皆垂珠頂或圓方色皆

黑黧與皁則穿四葉青衫頂加插羽備人則衣數重麻布步曳長裾惡諠譁則銜枚道路止衝突則曳杖庭除屢制以皮雖泥行亦所不恤襪縛以絳縱水涉亦所不拘衣皆素白而布縵多蟲裳則離披而襞積亦疏背有負則且俯且行有如龜曝尊有命則且蹲且進有若鳬趨人必三三乃舉一與行不一舍又易百夫蓋於重皆不能以肩任宜於此皆以手舉扶也女餐掩耳不見佩璫首戴白圈重壓眉眶富貴者面乃蔽以黑繪貧賤者脛不掩於素裳有位而尊乃許乘輿出入無位雖富止許約馬超驤轡履布韋足皆縱而不束衣襦布帛袖則闊而不長上衣則皆過膝下裳則皆垂堂卑見尊亦以踣踞爲禮賤有事則以首戴爲常有頂盂水而手不扶匡者有款斛米而步亦趨踰者此則自所見而略陳其未見則莫得而詳也若夫所謂川浴同男郵役皆婦始則甚駭於傳聞今則乃知已更張豈亦以聖化之所沾濡有如漢廣之不可方也歟禽多雉鳩雀鷦鷯多麋鹿麋鹿錯則昆布海衣蠟房車鰲魚則錦紋鉗項重唇八稍鯉鯽隨川澤皆可以撰鵲雀在庭院多見有巢似蛤決明味獨甘於海錯如拳紫葢美獨勝於山有至若異產川陸分馥蘭皋則有筆管酸漿紫片白蒿水蓼之芽富歸之苗松膚之餌山參之饅皆可爲茹皆以薦醢果則梨栗棗柿榛松杏桃柑橘梅李石榴葡萄皮則虎豹麋鹿狐貉貉取以爲文茵重裘矢服弓藥花則薔薇躑躅芍藥牡丹酴醾丁香雀眉山礬二月方中櫻桃盡放李春未晦郁李皆殘冬多蒼蔚蒙茸樹多輪困屈蟠亦有老松其堅如柏人取爲明脂亦不

滴花香者一經春皆採子結者必隔年乃食小者盡以駕溪澗之橋大者乃以柱廟堂之石此則其種類不同而爲用亦各有適也五金其究所產最多者銅五色各隨所用所禁者紅五味則醃醬爲多五聲則音韻莫通爲志所稱者狼尾之筆爲武所尚者樺皮之弓布織以麻而以苧名者蓋出傳聞之誤紙造以楮而以蒲認者以其搗練之工布之精以細密如穀紙所貴在捲束如筒傳油則可禦雨連幅則可障風乃若所謂男子巾幘如唐今則非昔果下之馬亦無三尺惟有五葉之稜滿花之席歲貢闕廷時供上國百二十年來其蒙晉接之駢蕃雖曰本乎聖明之所錫而亦由其採賁之絡繹也嗟夫六義有賦惟取直陳決月經行詎得其真矧予以韞線之非才不異乎滄海之纖鱗乃能運筆端之造化爲六合之同春惟不敢厚誣於見聞或庶幾不媿於諮詢

經理朝鮮事宜

章演

竊見倭入朝鮮以來皇上廓如天之仁授之一封以罷戰息民至恩也乃倭自絕於天復渡海來則廷臣交言朝鮮當救我師當出矣顧師雖當出而用兵方略尚宜講究昔漢臣趙充國有言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兵法言善戰者先據不可勝之地以示敵之可勝則所謂以全取勝也否則進兵不祥易動難靜國家之力專於一隅脫四夷內外復有蠢然而起者何以應之前者屢奉明旨敕朝鮮自行修備中國決無數千里轉餉爲屬國防禦之理聖慮至深矣今朝鮮既不自強而必恃我以為強倭去復來知我虛實亦必念前計之未工而後謀之益狡此非可以虛聲下偏

師克者當作萬全之計絕僥倖之意多官所議但詳言設官遣將出兵處餉之事而於戰守機宜進止緩急尚爲闕略或欲搗釜山據全慶守烏嶺恐有輕進玩敵之虞或欲扼旅順守鴨綠屯寬奠恐有隔遠遲悞之患臣等以為兵欲爭利當爲自固之謀爲自固之謀先當擇要害適中處所以立根本不拔之基使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戰則能制勝守則必其無敗我欲戰則戰非迫於人而戰我欲止則止非迫於人而止其時如山其聚如淵如此始爲萬全無憂之計莫若於開城平壤二處開府立鎮練兵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使有所望而歸依東爲王京烏嶺之援使有所恃而奮躍勢便則遣輕兵而趨利與倭決勝勢不便則虎踞此處足以壓其邪心而禁其無橫逸須得實心練事才力兼全者爲巡撫司道而專任之聽其便宜行事中國之人欲以功名自見千萬里外者不少不問品流願從者聽就中選其才能者數十輩分各處爲之長帥就朝鮮之人雜之以漢人齊之以漢法教之以漢戰變其偷惰之風作其敢憤之氣因而務農勸織通商惠工廣樹畜之原開山澤之利其地多銅即山鼓鑄以資軍興一年之後本年之錢粟可以爲餉本地之民可以爲兵中國之轉輸歲減一歲而本地之威力歲饒一歲但資以火藥利器供其所乏而不必一一盡仰於朝廷直待夷氣悉靜然後議撤如此賊知我之久屯不去必且鳥驚魚散朝鮮知我之久屯不去必且景附響從以朝鮮防朝鮮不煩中國藩籬可厚倭奴可驅矣中國之大無難於一倭所謂難者道路遠而費用多往返難而人馬餒彼

爲主我爲客故也今倭屯釜山數年且耕且輪已握勝算吾不能然第欲以一旦調發千里爭鋒利在速戰不利持久勝負之數恐未有歸倘因糧於朝鮮而不我繼求戰倭奴而不我應一乘我做福不可言即善能相持而軍無固志士有歸心勢亦危矣惟倭有屯蓄吾亦有屯蓄倭有轉輸吾亦有輪轉自軍前距開城一千四百里已據朝鮮之半蓋以朝鮮諸道之力乘瑕避堅可緩可急休息待時雖不速進蓋已不爲退計矣况以吾之步卒加之以馬騎而當倭之徒步以吾之兵矢益之以火器而當倭之徒兵則必勝之術始制於我開平既定得一步則進一步大第取慶尚忠清黃海等處屯守又如前法日迫月削而覺之倭可立盡無疑矣凡舉事必先爲久計而偶值其早完則可苟先爲暫計而或不克如願豈不終可慮哉今談者但忿倭之不恭動以滅此朝食爲言徒求快目前不念危計不若從長計議設置巡撫司道帶領見調人馬先屯二處以資接濟以立根本仍明示德意不責捷於旦夕之間而以經畫長久爲計烏嶺以南相機進止毋得浪戰損威烏嶺以北還定安集不許尺寸有失務使事舉而國不告乏兵出而人不乏知勞倘朝鮮人不爲吾使朝鮮財不爲吾用又須更奏別議勿誤大事庶幾保全勝之道也既定此策即當通登萊入遼之海路從此轉餉以資軍興從此渡軍以講水戰使往來之人不疲於陸且二鎮聯絡可以相援又可以通朝鮮之黃城島涉金山而視對馬此爲長策當急行者也言者欲轉浙直舟師從海入遼北海風高少山嶼無棲泊所且船各有宜宜於南

者不宜於北以不習之卒涉波濤之險又輕萬里之遠大是危事不若從內地至登萊駕登萊之舟以入遼此最便安穩之計登萊舟雖不能遽辦從今議造亦未爲晚又今言兵者動稱南兵夫南方久不用兵所稱南兵非經戰之士蓋市井少年耳虛有其名實須教習且南人風氣柔弱不耐寒苦體力之強亦不能過北人獨其攻殺擊刺之法與器械戈甲之利本爲制倭設者不可不循倣而用彼方老將猶能言之臣等以爲招南兵不如求南將以南將教練甚易與所募南兵參而用之此亦長久之計也昔趙充國欲困先零則屯金城諸葛亮再出伐魏則屯渭濱羊祜圖吳則襄陽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蓋以兵非嘗試之物不得已而用則當爲老成持重長筭而行之今忠猷滿廷臣等亦試陳其愚雖機宜未必中而意則昔人之意不無可採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邊裔典

第二十六卷目錄

朝鮮部藝文二詩

紀遼東二首

紀遼東二首

高句麗

遼東行

高麗鏡文

紀夢詩

使高麗

奉使高麗過平州館

送李中父高麗頒曆

送高麗五明馬

送文淵閣待詔端孝文使朝鮮

朝鮮兒歌

朝鮮部紀事

朝鮮部雜錄

朝鮮部外編

邊裔典第二十六卷

朝鮮部藝文二詩

紀遼東二首

隋書曰大業八年煬帝伐高麗度遼水大戰於東

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

遼東海北剪長鯨風雲萬里清方當銷鋒散馬牛旋

師宴鎬京前歌後舞振軍威飲至解戎衣判不徒行

萬里去空道五原歸

乘旄仗節定遼東俘馘變夷風清歌凱捷九都水歸

宴維陽宮策功行賞不淹留全軍藉智謀詎似南宮
複道上先封雍齒侯

紀遼東二首

遼東浪水事興行俯拾信神兵欲知振旅旋歸樂爲

聽凱歌聲十乘元戎纔渡遼扶瀾已冰消詎似百萬

臨江水按轡空迴鑣

天威電邁舉朝鮮信大即言旋還笑魏家司馬懿迨

迨用一年鳴鑾詔驛發滑澶合爵及疇庸何必豐沛

多相識比屋降堯封

高句麗

唐亦有高麗曲李勣破高麗所進後改夷賓引者

是也

金花折風帽白馬小遲回翩翩舞廣袖似鳥海東來

遼東行

遼東萬里遼水曲古戍無城復無屋黃雲蓋地雪作

山不惜黃金買衣服戰回各自收弓箭正西回面家

鄉遠年年郡縣送征人將與遼東作丘坂寧爲草木

鄉中生有身不向遼東行

高麗鏡文

梁末帝貞明三年王建立爲王市有異人賣古鏡

有文云云文人宋舍弘解之曰三水中四維下上

帝降于辰馬者辰韓馬韓也已年中二龍見一

則藏身青木中一則見形黑金東青木松也謂松

岳郡人以龍爲名者之子孫可爲君王也黑金鐵

也指鐵圓謂今王初盛于此殆終滅于此乎先操

雞後搏鴨者王侍中得國後先得雞林後收鴨綠

之意也弓裔令物色求異人東州勃風寺有鎮星

塑像如其狀

三水中四維下上帝降于辰馬先操雞後搏鴨已

年中二龍見一則藏身青木中一則見形黑金東

紀夢詩

惡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京華

地可惜中宵滴露殘

使高麗

去國五千里馬頭猶向東宦情蕉葉鹿世味夢心蟲

倦枕三更夢征袍八月風山川秋滿眼歸思寄孤鴻

奉使高麗過平州館

昨日龍泉已自奇一峰寒翠壓簷低兼井未似平州

館屋上層巒屋下溪

送李中父高麗頒曆

候儀太史立金鑾寶曆新成錦作盤天子垂衣朝萬

國中郎仗節使三韓鉸人夜織機聲近龍女晨遊佩

影寒獨卷絲綸渡遙遼道人逾覺聖恩寬

送高麗五明馬

海波不動開梁通蚪髯使者來吳中名騅額間挂明

月四蹄猶帶龍堆雪仰秣不受田家芻大官之羊五

味俱賢才萬里不難致糠粃不充吁老矣

送文淵閣待詔端孝文使朝鮮

扶桑日出曙光寒帆掛長風積水寬漢武開邊分四

郡聖朝遣使撫三韓河山誓重綏封遠雨露恩深島

部安想見藩臣迎節下猶存黼黻舊衣冠

朝鮮兒歌

朝鮮兒髮綠初剪齊雙眉芳筵夜出對歌舞木綿裘

輓銅環垂輕身回旋細喉轉蕩月搖花醉中見夷語

何須問譯人深情知訴離鄉怨曲終孝足拜客前烏啼井樹蠟燈然共訝元菟隔雲海兒今到此是何緣主人爲言曾遠使萬里好風三日至鹿走荒宮亂寇過鷄鳴廢館行人次四月王城麥熟稀兒行道路兩啼饑黃金擲買傾裝得白飯分食赴船歸我憶東藩內臣日納女椒房被褱翟教坊此曲亦應傳特奉宸遊樂朝夕中國年來亂未鋤頓令貢使入朝無儲皇尚說居靈武丞相方謀卜許都金水河邊幾株柳依舊春風無恙否小臣撫事憶昇平尊前淚瀉多於酒

朝鮮部紀事

史記律書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還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

博物志毋丘儉遣王領追高句麗王宮盡沃沮東界問其耆老言國人常乘船捕魚遭風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夕取童女沈海

西陽雜俎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遼城東有鎮甲高麗言前燕時自天而落

舊唐書賢妃徐氏傳賢妃徐氏遷充容時軍旅亟動宮室五興百姓頗倦勞役上疏諫曰竊見頃年已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于甲冑舟車倦于轉輸且召募役戍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顯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慾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太宗善其言優賜甚厚

唐書元萬頃傳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祖白澤武德中仕至梁利十一州都督封新安公萬頃起家爲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勣命別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本載糧繼之不及期欲報勣而恐爲謀所得萬頃爲作離合詩遺勣勣怒曰軍機切遠何用詩爲欲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又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譏其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曰謹聞命徒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投萬頃嶺外清異錄同光年高麗行人至副使者部少卿上柱國朴嵩叟文雅如中朝賢士旣行吏掃除其館舍得餘燭半梃其末紅印篆文曰光濟叟蓋以命燭也後唐時高麗遣其廣評侍郎韓申一來申一通書史

臨回召對使殿出新貢林慮漿面賜之

高麗船主王大世選沈水近千斤疊爲旖旎山象衡岳七十二峯錢似許黃金五百兩竟不售宋史蘇軾傳軾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宋守約傳守約子球以蔭幹當禮賓院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好尚使還圖紀上之神宗稱善進通事舍人

豐稷傳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登第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撫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爲稷神色自若盡歎曰豐君未易量也及知封丘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尚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

翟汝文傳汝文遷給事中高麗使入貢詔班侍從之上汝文言春秋之法王人雖微序諸侯上不可卑近列而尊陪臣上遂命如舊制

夢溪筆談李士衡爲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爲副高麗禮幣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疎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絛巾藉船底然後實己物以避漏濕至海中遇大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盡棄所載不爾船重必難免副使倉惶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便不暇揀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既而點檢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無所失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滕州取地圖

是時丞相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
做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

渥水燕談錄高麗海外諸夷中最好儒學祖宗以來
數有賓客貢士登第者自天聖後十年不通中國熙
寧四年始復遣使修貢因泉州黃慎者為鄉導將由
四明登岸比至為海風飄至通州謝太守云望斗極

以乘槎初離下國指桃源而迷路誤到仙鄉詞甚切
當使臣御事氏官侍郎金第與行朴寅亮詩為九精
如泗州龜山寺詩云門前客棹洪濤急竹下僧棋白
日閒等句土人亦稱之寅亮為其國詞臣以罪廢之
復與金第使中國

東軒筆錄熙寧中高麗人使至京語知開封府元絳
曰聞內翰與王安國相善本國欲得其歌詩願內翰
訪求之元自往見平甫求其題詠方大雪平甫以詩
戲元略曰豈意詩仙來鳳洛為傳賈客過鷄林即其
事也

石林燕語高麗入貢有日本國車一乘正使柳洪副
使朴寅亮先致意館伴官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
禮但本國欲中朝略見日本工拙爾詔特許進

高麗自端拱後不復入貢王徽立嘗誦華嚴經願生
中國舊俗以二月望張燈祀天神如中國上元微一
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徧呼國中嘗至京師者
問之略皆夢中所見乃自為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
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使侍堯天
佛會觀燈焰似蓮丹闕迴月華如水洩雲寒移身幸
入華胥境可惜中宵漏滴殘會神宗遣海商喻旨使
來朝遂復請修故事余館伴時見初朝張誠一館伴

語錄所載云爾

元豐以後待高麗之禮特厚所過州皆旋為築館別
為庫以儲供帳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迓其餘亦如之
張安道知南京獨曰吾嘗班二府不可為陪臣屈乃
使通判代將迎以受謁而後報時以為得體大觀中
蔡元度知鎮江高麗來朝遂亦用安道例

渥水燕談錄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
張中以詩送之寅亮答詩序有花面颯吹愧鄰婦青
臂之動象問陋曲續郭人白雪之音之語有司幼中
小官不當外交外夷奏上神宗顧左右青臂何事皆
不能對乃問趙元老元老不經之語不敢以聞神

宗再諭之元老誦太平廣記云有觀鄰夫見婦吹火
贈詩云吹火朱脣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烟裏面恰似
霧中花其妻告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君當吹火
吾亦效之夫乃為詩云吹火青脣動添薪墨腕斜遙
看烟裏面恰似鳩巢茶元老之強記雖怪僻小說無
不觀覽

石林詩話高麗自太宗後久不入貢至元豐初始遣
使來朝神宗以張誠一館伴令問其復朝之意云其
國與契丹為鄰因契丹誅求無籍不能堪國主王徽
常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忽夢至京師備見城邑
宮闕之盛覺而慕之乃為詩以紀曰惡業因緣近契

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京華裏可惜中宵漏
滴殘余大觀間館伴高麗人常見誠一語錄備載此
事故事使人到闕不過月許日即遣發余館伴時上
欲留觀殿試放榜及上池遂幾七十日使者頗修謹
詳雅余撫之甚厚每相感餞行至占雲館而別其副

韓徽如馬上忽使人持一大玉帶贈余云此唐故物
其家世傳以為寶今以為獻且於笏上自書一詩相
別云泣涕汎瀾欲別離此生無復再來期謾將寶玉
陳深意莫忘思人見物時余以高麗使故事無解挽
例力辭之其詞雖撲拙然亦可見其意也

清波雜志宣和奉使高麗路允迪傳墨卿為使介其
屬徐兢做元豐中王雲所撰雜林志為高麗圖經考
稽詳備物圖其形事為其說蓋徐素善丹青也宣和
末老人在歷陽雖得見其圖但能抄其文略其繪畫
乾道間刊于江陰郡齋者即家間所傳之本圖亡而
經存蓋兵火後徐氏亦失元本雖林志四十卷併載
國信所行遺案頗煩傷冗長特劉造吳拭並命而往

是行蓋俾面諭高麗國王顯云女直人尋常入貢本
朝路由高麗如他日彼來修貢可與同來顯云明年
本國人貢時彼國必有人同入京也海上結約茲為
福胎

劉莘老丞相工詩送厚卿二人使高麗云杳杳三韓
國煌煌二使星海神無暴橫天子有威靈時以為絕
唱後四句不傳

妮古錄東坡自製墨用高麗煤契丹膠王叔明嘗試
之高麗墨無光

宋徐兢使高麗錄宣和四年壬寅春三月詔遣給事
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充國信使副往高麗秋
九月以國王俱薨被旨兼祭奠弔慰而行遵元豐故
事也五年癸卯春二月十八日壬寅促裝治舟戊申
詔赴磨謨殿宣示禮物三月十一日甲子赴同文館
聽誠諭十三日丙寅皇帝御崇政殿臨軒親遣傳旨